

推重“句法”，“翻案”创新

——【宋】释惠洪《石门文字禅》修辞研究

鄢文龙

(宜春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江西 宜春 336000)

摘要: 惠洪通佛, 博儒, 善画。而最有名的是其诗作。黄庭坚评其诗“韵胜不减秦少游, 气爽绝类徐师川”。本文以其诗集《石门文字禅》为研究对象, 从其“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推重“句法”与“摘句褒贬”两个方面探讨其辩证统一的修辞观; 从点化、翻案、对喻、博喻、成语、顶真、顶释、回环、序换、倒装、双齐、复叠、频词、拟人、连用、兼用和套用等辞格的运用, 探究其修辞策略, 领略其禅家“不离文字”的独特的修辞魅力。

关键词: 惠洪 《石门文字禅》; 修辞观; 修辞实践; 修辞策略

中图分类号: I2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380X (2013) 01-0054-12

Having a High Regard for Syntax, Renovating the Context Meaning

——A Rhetoric Study of Shi Huihong's The Chan of Shimen Characters in Song Dynasty

YAN Wen-long

(Literatur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 Yichun College, Yichun 336000, China)

Abstract: Hui Hong has a good knowledge of Buddhism, Confucianism and is good at drawing. But he is particularly famous for the poetry writing. Huang Tingjian makes the commentary that the sounds rhyme in Hui Hong's poems can be well matched with the one in Qin Shao Di's and Hui Hong's styles are almost equal to Xu Shichua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udy the rhetoric strategies in Huihong's poems collection The Chan of Shimen Characters, which seemingly show no trust in the characters, but actually show the wonderful use of the character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rhetoric strategies in Huihong's poems have a regard for the syntax and choose the syntax for both appreciating and depreciating dialectically. The paper studies such rhetoric devices or strategies as reproducing, renovating, antithesis, rich simile, idioms, end and start repetition, end and start repetition with the explanation, cycle repetition, order change, inversion, zeugma, repetition, rhetorical repetition, personification, the complex rhetoric devices etc., trying to present and appreciate the unique beauty of the Buddhism Chan — the wonderful use of the characters.

Key words: Hui Hong; rhetoric views; rhetoric practice; rhetoric devices or strategies

一、引言

惠洪 (1071—), 字觉范, 俗姓喻, 筠州新昌 (今江西宜丰人)。工诗能文, 与当时文人苏轼、黄庭坚等为方外交。有《石门文字禅》三十卷,

《冷斋夜话》十卷, 《天厨禁脔》三卷, 词有周泳先辑本《石门长短句》一卷。

道忠《注石门文学禅序》称惠洪“天机豪纵, 渊才瞻学, 罗烂星于胸次, 挟疾风于毫尖……取资乎经史, 出入乎禅教”, 禅林即便“好之”, 也往

①收稿日期: 2012-10-22

作者简介: 鄢文龙 (1964—), 男, 江西丰城人, 宜春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言语交际学与作家文本修辞研究。

往“瞋其不可解。”^[1] 卮山《注石门文字禅序》曾引用宋代道融称赞昙橘洲之语曰“学问该博, 擅名天下。本朝自觉范后, 独推此人而已。”进而推论道“然则觉范之在橘洲上, 擅名天下者, 不言而喻也。”故惠洪《石门文字禅》, “典故训诂不易解者, 倚叠如山, 而古来未有分疏之者, 见者无不浩叹”。本文以第一部对惠洪诗文集的注释之作廓门贯微《注石门文字禅》为蓝本, 从修辞角度探讨其“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辩证统一的修辞观, 从点化、翻案、对喻等17种辞格的运用, 探究其修辞策略, 领略其禅家“不离文字”的独特的修辞魅力。

二、《石门文字禅》的修辞观

(一) “不立文字”, “不离文字”, 辩证统一

惠洪在《题宗镜录》说“脱有知之者, 亦不以为意。不过以谓祖师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之法, 岂当复制首文字中耶? ……吾徒灰冷世故, 安乐云山, 明窗净几之间, 横篆烟而熟读之, 则当见不可传之妙, 而省文字之中, 盖亦无非教外别传之意也。”

《题让和尚传》: “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 而可以语言见。盖语言者, 心之缘、道之标帜也。标帜审则心契, 故学者每以语言为得道浅深之候。”

《题言上人所蓄诗》: “世有加予数十等之人, 其语言文字之妙, 能录藏以增益其智识, 又可知矣。”

《题圆上人僧宝传》: “仰山初见耽源所传六祖圆相, 即以焚之。及其授法也, 则有默论。云门不许录语句, 而远侍者以纸为衣, 遂传於今。以是论之, 非离文字语言, 非即文字语言, 可以求道也。”

惠洪《石门文字禅》的修辞观之所以与世俗修辞观迥乎不同, 关键在于其言语的发出者和接受者大都为脱离和超越世俗世界的人。惠洪所追求的是开悟和佛的境界, 其生活内容和方式与世俗人完全不同, 其生活环境和所秉有的主客观条件也与常人不一, 甚至其所思考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在很多方面也异乎世俗中人。

禅宗所面临的更多的、更主要的正是“不可说的”部分——那恰恰是禅者认为最值得交流的部分——而事实上又最难以交流的部分。

禅宗提倡“不立文字”, 用心良苦, 担心的是语言的“副作用”, 即佛教禅宗所称的“语言障”。语言在禅的体验面前不是一座“桥梁”, 而是一堵墙, 一个障碍。禅者所体悟出来的真如佛性在语言这面哈哈镜里注定逃脱不了被扭曲、被弯形的命运。

美国心理学家古德依洛弗在《发展心理学》中说“没有两个人见到的一切客观事实完全一致, 而客观世界则是一致的, 差别则在于对待这些事物的态度不同, 因为人是有差异的。海德格尔说“不是你在说语言, 而是语言在说你。”

“从事实中看, 禅总是违反自己所谓不立文字的主张而使用文字。只要禅是属于人而又不属于人的, 就不得不这样。”禅是个人的, 就此而言禅是“不可说的”, 也不必说, 而一旦把禅置于社会群体之中时, 甚至作为教育的内容或企图用它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需求、价值观念时, 它就必须摆脱个人性, 而进入人类的“共知”的流通领域, 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与语言相遭遇, 被披上语言的外衣。

事实上, 禅宗在对语言文字的“不立”与“不离”的态度上完全是根据具体需要以及“立”之后的接受效果而作取舍的, 需要“立”的时候以及能够“立”的时候, 禅宗是决不会回避语言文字的, 它会理所当然地“不离文字”; 在不能“立”或“立”了之后不起接受效果甚至有负面效果, 禅宗当然还是坚持“不立”。“不立文字”和“不离文字”两种修辞观在禅宗实际的修辞活动中完全并行不悖, 两者相反相成、辩证统一。

禅宗对“不立文字”和“不离文字”的态度: “不可说”的时候就“不立文字”; “可说”的时候就“不离文字”。禅宗尽管在口头上信誓旦旦地否认语言文字, 但实际上仍使用着, 并且是极高明地使用着语言文字。

明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八月望日释达观撰《石门文字禅序》, 就是最好的明证“夫自晋宋齐梁, 学道者争以金屑医眼。而初祖东来, 应病投剂, 直指人心, 不立文字。后之承虚接响, 不识药忌者, 遂一切峻其垣, 而筑文字於禅之外。由是分疆列界, 剖判虚空, 学禅者不务精义, 学文字者不务了心。夫义不精, 则心了而不光大; 精义而不了心, 则文字终不入神。故宝觉欲以无学之学, 朝宗百川而无尽。叹民公南海波斯, 因风到岸, 标榜具存, 仪刑不远。呜呼, 可以思矣。盖禅如春也, 文字则花也, 春在於花, 全花是春; 花在於春, 全春是花, 而曰禅与文字有二乎哉? 故德山、临济、棒喝交驰, 未尝非文字也; 清凉、天台, 疏经造论, 未尝非禅也, 而曰禅与文字有二乎哉? 逮於晚近, 更相笑而更相非, 严於水火矣。宋寂音尊者忧之, 因名其所著曰《文字禅》。夫齐秦搆难, 而按以周天子之命令, 遂投戈卧鼓, 而顺於大化, 则文字禅之

为也。盖此老子向春台撷众芳,谛知春花之际,无地寄眼,故横心所见,横口所言,鬥千红万紫於三寸枯管之下,於此把住,水泄不通。即於此放行,波澜浩渺。乃至逗物而吟,逢缘而詠,并入编中。夫何所谓禅与文字者,夫是之谓文字禅,而禅与文字有二乎哉?噫,此一枝花,自瞿昙拈后,数千余年掷在粪扫堆头,而寂音再一拈似,即今流布,疏影撩人,暗香浮鼻,其谁为破颜者?”

(二) 推重“句法”,“摘句褒贬”,评鹭公允

文学作品总是“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在中国诗学中,从晋、宋时代开始在审美上逐步重视“佳句”、“秀句”,在批评上衍生出“摘句褒贬”的方法。严格的说,“句法”的概念出自杜甫《寄高三书记》:“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这是首次将“佳句”明确赋予“法”的权威,至宋代,“句法”乃成为当时诗学的核心观念。惠洪特别推崇,在其诗中评论他人的作品,常常使用“句法”一词,高达十八次之多。如:

句法本严甚,颇遭韩柳侵。(《赠阎资钦》)

句法不医霜鬓秋,迩来览镜茎茎雪。(《王表臣忘机堂次蔡德符韵》)

我读瘦权诗,起舞忘华颠。疑与雪溪昼,句法争先后。(《次韵权巽中送太上人谒道今居士》)

子因句法马群空,爽气横秋太神骏。(《寄蔡子因》)

看君新句法,霜刀新发硎。(《送僧游泗洲》)

欣然诵新诗,句法杂今古。(《见蔡儒效》)

此篇意气更倾写,句法超绝风格完。(《次韵偶题》)

东坡句法补造化,山谷笔力江倒流。(《郑南寿携诗见过次韵谢之》)

笔下惯生春,年高句法新。(《次韵胥学士》)

园林寸足鸣池蛙,诗成句法规正邪。(《和曾逢原试茶连韵》)

爱公有俊气,句法洗凡马。(《雪霁谒景醇时方抓 提捍水修湖山堂复和前韵》)

此篇意气更倾写,句法超绝,风格完。(《次韵偶题》)

报国忠诚著,惊人句法新。(《王舍人路分生辰》)

高情不在两流后,句法追回二谢风。(《陈大夫见和春日三首用韵酬之》)

句法疑君东太高,湘南山水助探毫。(《和傅彦济知县》)

句法不能医老病,梦游时解到林泉。(《偶书

寂音堂壁三首》)

安知投老空拳在,句法不医双鬓秋。(《次韵孙先辈见寄二首》)

太率句法如徐季海之字,字外出骨,骨中藏稜。(《题权巽中诗》)

三、《石门文字禅》的修辞实践及其修辞策略

(一) 句有所本,推陈出新——点化

在《石门文字禅》中,惠洪突出的体现了其对前人诗句、警句甚或典故等的点化之功。有时引用,点到为止;有时化用,画龙点睛。往往因对前贤诗文言语的借鉴、套装、扮造、翻用,而使其诗文推陈出新,变拙为巧,化朽成奇,虽“蹈袭古人”,却“袭而愈工,若出于己”(南宋·魏庆之《诗人玉屑》)。例如:

君看洗日光,正色甚闲暇。(《谒狄梁公庙》)

《杜诗千家经》十三卷曰“为君洗乾坤”之句法也。

偶然家此山,十见青林稿。(《赠器之禅师》)

《东坡诗集》十四卷“自我迁岭外,七见槐火新”之句法也。

吾生饱食随东南,去亦无求住无取。(《自豫章至南山月下望庐山》)

东坡《泗洲僧伽塔诗》诗曰“去无所逐来无恋”之句法也。

句追工部袂,气拍翰林肩。(《次韵曾侯见寄》)

《文选·郭景纯游仙诗》“左挹丘袖,右拍洪崖肩”之句法也。

筠袁唇齿邦,一水连清碧。(《秀江逢石门徽上人将北行乞食而予方南游衡岳作此送之》)

唇齿,谓其近邻。《左传·僖公五年》曰: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陆机《辨亡论》曰:或曰“吴蜀唇齿之国,蜀灭则吴亡”,理则然矣。老杜《赠李八秘书》诗曰“战连唇齿国,军急羽毛书”之句法也。

二十四域陷同日,长嗟乃尔忠臣寡。(《谒蔡州颜鲁公祠堂》)

《困学纪闻》第十八卷朱新仲《咏颜公》诗曰“千五百年如烈日,二十四州唯一人。《李太白诗集》第十一卷《上崔相涣》诗曰“邯鄲四十万,同日陷长平”之句法也。

交道今嗟张纸薄,老人尝乖少年约。(《次韵汪履道》)

《白氏文集》二十五卷:宦情薄似纸,乡思急如铉。《诗人玉屑》三卷曰:人情似纸番番薄,世

事如棋局局新。又“饱谙世事慵开眼, 会尽人情只点头”之句法也。

句好真堪供佛, 泉幽欣更同僧。(《和人夜坐三首》)

禅月诗曰: 得句先呈佛, 无人知此心。《东坡诗》十八卷“渔簑句好真堪画”之句法。

(二) 奇脱换骨, 点铁成金——翻案

山谷云“诗意无穷, 而人之才有限; 以有限之才, 追无穷之意, 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 谓之换骨法; 窥入其意而形容之, 谓之夺胎法。”“奇脱换骨”, 原为道家语, 谓脱去凡胎俗骨而换为圣胎仙骨, 黄庭坚用以喻师法前人而不露痕迹, 并能创新。宋陈善《扞虱新话》誉之为“灵丹一粒, 点铁成金”。惠洪于此可谓匠心独步。例如:

一种富贵韵, 绿发映坐客。(《赠吴世承》)

柳子原诗: 早晚青山映华发。此翻案之也。“青山映华发”是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易老作对比, 而惠洪以“绿”字修饰“发”便是一种用字上的翻案。

料君有胆大於身, 未应搜索因诗瘦。(《高安会谅师出诸公所惠诗求予为赋用祖原韵》)

《蜀志》: 赵云字子龙。《传》曰: 子龙一身都是胆也。此翻案之也。从“一身是胆”到“胆大於身”是更进一层的翻案。

竹鸡断幽梦, 朦胧不能续。(《观山茶过回龙寺示邦基》)

翻案“马上续残梦”句。“马上续残梦”是苏轼《太白山下早行至横渠镇书崇寿院壁》之首句, 惠洪颇为赏爱, 虽在其《和宵行》中曾直接借用, 不足称道, 但此处却写出梦断而不能续, 乃典型的反其意而用的翻案之法。

不受禅律缚, 尚遭富贵缠。(《大雪寄许彦周宣教法弟》)

老杜诗: 余亦师粲可, 身犹缚禅寂。注《维摩经》: 贪著禅味, 是菩萨缚。愚曰: 此翻案之格也。不受佛教戒律之缚, 自可耽于禅; 而惟不贪禅味, 方可挣脱法执。这里, “不受禅律缚”一句, 不仅仅是反用其意, 更是翻进一层。

其实, “翻案”与“奇脱换骨”, 殊途同归。宋人颇多翻案之诗, 陈衍《谈艺录》中评杨万里诗云“他人诗, 只一摺, 不过一曲折而已, 诚斋则至少两曲折。他人一摺向左, 再摺又向左, 诚斋则一摺向左, 再摺向左, 三摺总而向右矣。”(19)可见, 杨万里诗之用意的深刻与曲折, 推而广之,

用以形容宋代翻案诗之或进一层, 或反其意, 出人意表, 耳目一新。的当而无他论。自然, 惠洪诗中以古人之意而变化其辞, “师其意不师其辞”, 在创作中通过词汇的选择和意思的提炼, 字句出新, 用意出奇, 这种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 让后学由摹仿而创新, 用意深焉。

(三) 对偶平行, 比而喻之——对喻

在整个《石门文字禅》中, 比喻辞格的运用, 俯仰即拾, 足见惠洪信手拈来之功。其中, 尤其是对喻的运用, 天衣无缝, 戛戛独造, 语不犹人。作者借助相等而平行的语句, 两喻相对, 以对偶的语言形式出现, 凸显齐整之美, 或如见其人, 或如闻其声, 或如临其境。例如:

和如戏泚卢杞题, 俨若梦令希烈怕。(《谒蔡州颜鲁公祠堂》)

《唐书·奸臣列传》第一百四十八载: 杞有口材, 李希烈反, 杞素恶颜真卿挺正敢言。作者通过卢杞与希烈鲜明的性格特征, 以对喻的辞格集于颜真卿于身, 突出其“和”与“俨”的两面性。

君诵盘庚如注瓶, 我读孝经如转磨。(《见曾蔡儒效》)

作者将蔡儒效诵读盘庚与自己读诵孝经形成对比式的比喻, 前者如注瓶, 专

注执着与反复消化, 形象贴切, 岂止如此, 实则达互文之效, 意指双方诵读经典既如注瓶, 且似转磨。不仅如此, 全诗以“我”“君”反复出现十次, 使用频词格, 突出两者的关系, 而“弄遗不惜如零唾”、“华裾如葱马如龙; 九衢突如流星过”等比喻的六次出现, 足见诗人用喻之功。

倔强如梁公, 包抚等婴孩, 掩卷发长想, 鄙吝为崩颓。(《赠欧阳生善相》)

一“如”一“等”以“梁公”与“婴孩”为喻, 将其“倔强”与“包抚”之性与格和盘托出。

君去复来如社燕, 我独留滞如贾胡。(《龙安送宗上人游东吴》)

燕春社来, 秋社去, 作者将宗上人的去来比作社燕, 来去有度, 形象贴切。“贾”音“古”即商胡, 商胡所到之处辄停留, 作者将自己的留滞比作贾胡, 留连之意, 不言自明。诗中“君”“我”反复出现七次, 频词之格的运用, 突出两者关系非同寻常。

阿环梦回如坠云, 砚中玉纤如醉文。(《次韵余庆长春梦》)

杨太真小字玉环, 古今诗人多以阿环称之; 手如玉, 意在突出其细美。此等对喻, 如见其人, 如

入其境。

韵如春水初含风,秀如兰牙新出丛。(《读庆长诗轴》)

把“韵”比作“春水初含风”给人以动态感;将“秀”喻为“兰牙新出丛”给人的视觉美感。“韵如风蝉蛻尘垢,气如春容在杨柳。”(《喜会李公弱》)虽异曲却同工。

戛然飞去若惊鸿,弃掷自嗟如卧波。(《复用前韵送不群归黄檗见因禅师》)

文如水行川,气如春在花。(《送朱泮英随从车公西上》)则全引《诗人玉屑》二十卷二“文如水行川,气如春在花”之句。

秀如出盆丝,媚若春月柳。(《赠癡可》)

前句以“出盆丝”为喻,说明诗僧祖可吐佳句之妙;后句以“春月柳”而比,强调祖可吐语生动清新。

愁如羊公鹤,麤麤费推遣。心如旋磨驴,日夜團團转。(《次韵彭子长金判二首》)

《世说新语》第十八卷曰:昔平叔子有鹤善舞,尝向客称之。客试使驱来,麤麤(毛散)而不肯舞,故称比之。以举公之鹤喻愁,明此用典,其意新颖。《东坡诗》十五卷:应笑谋生拙,團團如磨驴。以“磨驴”比心,若解此典,其谋生之艰辛,自然了然。

短李貌如髯似棘,玉郎耳熟气如霓。(《雨中闻端叔敦素饮作此寄之》)

《唐书》列传一百六曰:李绅字公垂。《传》曰:为人短小精悍,於诗最有名,时号短李。李端叔以同姓,故言之。王郎,谓王敦素。

敏若盘珠妙,深如社栎神。(《次韵胥学士》)

一“盘珠”,一“社栎”,将胥学士之敏睿与深沉悉数拈出,如见其人。

兀若坠车適,盎如浮盞春。(《题曾逢原醉经堂》)

《庄子·达生》篇: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

(四) 畅快淋漓,穷形尽态——博喻

作者以本体为起点,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喻体来形容。有的由几个喻体同时说明事物的一个特点;有的几个喻体形容事物不同方面的特征。有时由同一类形式的比喻构成;有时由不同形式的比喻构成。这样的描写,既畅快,又淋漓。例如:

我读元侯诗,险若过惊浪。忽於旋涡中,溅雪涌千嶂。又如曹征西,唾手缚袁尚。又如花开春,熟视迷背向。何从得此客,要是万夫望。少年翰墨场,开口取卿相。低摧牛刀中,轩特见雅量。君看

风月湖,自是无尽藏。应手物华妙,纤秾见情状。平生冥搜眼,已照鲍谢上。自当走奇勳,岂止称师匠。嗟余衰退者,那敢论辈行。正如羊叔子,坚卧答陆抗。诗成急雨来,扫尽层云障。重惭无杰句,酬君语豪壮。(《次韵元不伐知县见寄》)

作者把读元不伐诗的感受比喻为“险若过惊浪”、“又如曹征西”、“又如花问春”和“正如羊叔子”,连续使用四个比喻,博而喻之,将读诗感受形象而生动的和盘托出。

举手弄云泉,溅衣作跳波。侧耳关遗音,仰看幽鸟过。两公作妙语,清绝类阴何。气爽如南山,晴岚掩峨峨。意快如落瀑,万仞崩银河。秀如华林风,嫣然散微和。而余独朴拙,欲登选佛科。十年类马驹,镜谓砖可磨。枫瘤或见取,此事古亦多。噪吻成绮语,宁恤犯尸罗。(《和元府判游山句》)

作者从“气”、“意”和“秀”三个角度立喻,把元府判游山句的妙处比作南山、落瀑和华林风,其“爽”、其“快”、其“嫣然散微和”之感,跃然纸上。

是故钵水,以针投之。如仲尼韶,如子期琴。又如萧何,而识淮阴。(《第十五祖真赞并序》)

钵水,以针投之,所产生的奇妙效果,一般人见之,往往拙不能言。惠洪却借助博喻,以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钟子期遇知音好友难再,萧何识淮阴阴独具慧眼为喻,具体而生动。

下面的博喻,各具匠心,令人拍案叫绝。

问未及答,已欲返走,如老黄龙机锋,如英邵武坚瘦。如雪峰之险,如百丈之寿。(《云盖生日三月初七报慈僧持真求赞》)

乃知亡想融通报,如露如幻如云影。(《云庵和尚舍利赞并序》)

却望形胜,众峰来朝,如趋如俯,如屹立,如蹈舞。(《潭洲大汾山中兴记》)

断岸千尺,万峰环之,如趋如揖,如翔如集。(《远游堂记》)

盖其谨严如欧阳率更小字,端方如颜平原大字,秀整姿媚如钟太傅表章,精奇雅丽如王会稽《兰亭记》。(《题小参》)

翁知国如陆忠公,临大节不奇如颜如公,文章光明瞻博如日乐天,通达宗教如裴公美。(《跋了翁书》)

(五) 平仄交错,抑扬顿挫——成语

运用成语,往往可以在加强句子的表达效果的同时,形成一种特殊的音节的整齐美。作者深谙成语的修辞表达之异趣,在运用时除了直接沿用之

外,更在增删改化上狠下功夫,往往水到渠成,锦上添花。有时假以概括之法,用四个音节概括寓言故事;有时直接截取古代典籍里的四言而成;有时以简溶之法,将古籍里多于四言的句子,简而溶之;有时用添加之法,添加衬字,构成四字格;有时更换一字,画龙点睛;有时颠而倒之,出人意外;有时自造出新,以适表意之需。例如:

携被愿假宿,与子对床眠。(《陈氏贯时轩》)

韦苏州诗曰:那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

对床听夜雨,佳约是当年。(《焦山赠僧二首》)

入门儿女啼饥寒,瞪目瞠然作直视。(《大雪戏招耶溪先生邹元佐》)

“啼饥寒”乃韩愈《进学解》:“冬暖而儿号寒,年丰而妻啼饥”之化用,即成语“啼饥号寒”。

颇疑含沙流,射影阴中祸。(《次韵胡民望小虫坠耳》)

《文选·苦热行》曰:含沙射流影,吹蛊痛行晖。

晨钟暮鼓,挥双剑之锋芒;水鸟树林,露卧龙之头角。(《请一老外座》)

识君笔力回春工,妙语天成绝雕斲。(《王敦素李道夫游两翁轩次敦素韵》)

沧海遗珠果见之,邵阳他日如彭泽。(《余游侯伯寿思儒之间久矣而未识季长昨日见之夜归作此寄之》)

“沧海遗珠”,意即贤而不用。

敢将丑恶酬绝倡,狗尾续貂堪笑耳。(《季长见和甚工复韵答之》)

一叶扁舟共看山,伯鸾德曜俱风味。(《季长尽室来长沙留一月乃还邵阳作是诗送之》)

尤胜曲影傍权门,爱其炎炎手可炙。(《和曾倅喜雨之句》)

《纂要》曰:权贵势焰炙手可热。言人依附权贵,若近火炙手而可热也。

遍游成都讲肆,倡诸纲目,既弃去曰:“吾不求甚解。”(《泐潭準禅师行状》)

器分三足真神物,具体而微有旨哉。(《古鼎》)

《孟子·公孙丑》篇曰: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

此知不属缘非缘,一丝不挂鱼脱渊。(《不能争得偈》)

画饼充饥人笑汝,一庵归扫南阳坞。(《述古德遗事作渔父词八首·香严》)

笑朝三而暮四,纷众狙之喜忧。(《为山空印禅师易本庵为甘露灭以书招予归隐复赋归去来词》)

圆,宜丰人,短小精悍,而材能任事。(《潭州开福转轮藏灵验记》)

为山自其始,至中而还,八年之间,百废俱兴。(《潭州大沩山中兴记》)

鎚拂之下,尝二千指,龙象杂遝,方进而未艾也。(《花药英禅师行状》)

说法有辩慧,护教有便行,卑丛林以宗旨争沟封,以语言争非是,纷然诸方,方炽未艾,名为走道,其实走名。(《五慈观阁记》)

慈觉便总院事,事无巨细,谈笑而辨。(《五慈观阁记》)

然则既不事乎操舟之为,又不志乎问津之业,而乃列五经之遗编,布百家之陈说,明窗几几,继晷然膏。冥搜博求,探颐索隐。(《舫斋记》)

韩愈《进学解》曰:“焚膏油以继晷。”

吾非放愁也,但吾以忠信孝友为烟波,随所寓而安为之舟舫。(《舫斋记》)

闲步林麓,嗅梅寻柳,尝应接不暇,乃袖而宝秘之也。(《又宣上人所蓄》)

奚不知何许人,以文德初始至,刀耕火种,住成法席。(《吉州禾山寺记》)

大法寝远,名存实亡,其势则然。(《五宗纲要旨诀序》)

而喜医,贵人闻强仲趫然足音,即其疾不辞而去。(《送强仲北游序》)

方其童及寻,浆液四达,枝叶欣欣向荣时,旁幹横柯举翦去,唯余直根。(《送演胜远序》)

方天下禅学之敝极矣,以饱食熟睡,游谈无根为事,而佛鑑乃倡为宗尚之,其亦护法悯俗之慈也歟?(《题华严纲要》)

元祐间,宝觉禅师宴坐龙山,虽德臘俱高,犹手不释卷,曰……(《题宗镜录》)

至于临济之“句中玄”,云门之“随波逐浪”,无异味也。(《题清凉注参同契》)

云居云:“譬如猎犬寻香,臭迹而去,勿若羚羊挂角时,莫道迹,香亦无矣。”(《题古塔主论三玄三要法门》)

古之学者非有大过人者,惟能博观约取,知宗而用妙耳。(《题隆道人僧宝传》)

如川之增者,学也;水落石出者,损也。(《题所录诗》)

读之使人一唱三叹,岂笔端有口之徒歟?(《跋张七诗》)

猊座重登,竿木逢场作戏。(《清山老住云岩》)

唯显晦水到渠成,使魔外风行草偃。(《请药

石榜》

似水滴石,积之以日而石自穿;如麝匿香,覆之以缶而香愈著。(《请殊公住云峰》)

爱人而及屋鸟,谓徒虚语,今始信然。(《上张无尽居士退崇宁书》)

老杜诗:丈人屋上鸟,人好鸟亦好。

某启:某青山白云之人,其踪迹不愿上王公贵人之齿开,纵浪大化,饱饭足矣。(《答张天觉退传庆书》)

不谋而合,妙于磁石之针;适然而逢,特类盲龟之木。(《代法嗣书》)

盖功名出于偶然,故用舍置诸度外。(《代答书》)

果蒙自卯及翼之恩,不忘摩顶至踵之报。(《代上太师启》)

某闻赵清献公奉使西州,以一琴一龟自随,坐则抚琴玩龟,蜀人莫测。(《代上湖南使者书》)

“放下簾时如何?”曰“水泄不通。”(《云庵真净和尚行状》)

学者航海而至,受法而去者,不可胜数。(《题宗镜录》)

至于入室投机,则如铜崖铁壁,不可攀缘。(《云庵真净和尚行状》)

风云际会自有时,忠义果然天不困。(《谢安道花坛》)

(六)首尾蝉联,流畅连贯——顶真

1.句内顶真

要知未必与世合,载之诣世世不答。(《次韵思禹思晦见寄二首》)

丛林争致致不得,茧足径来寻俨师。(《超然自见轩》)

山中流水水中山,尽日青黎共往还。(《庐山杂兴六首》)

我不是渠渠是我,谩馀名字落入囊。(《陈处士为予画像求颂戏与之》)

2.句外顶真

(1)单字单层顶真

遥知旅枕生清梦,梦到江南春好处。(《复用前韵送不群归黄檗见因禅师》)

如窥镜中容,容岂他人像。(《飞来峰》)

昔闻安期生,以术干项羽。羽无人君量,佯狂辄遁去。(《己卯岁除夜大醉》)

《史记·太史公田儋传赞》曰:通善齐人安期生,安期生尝干项羽,项羽不能用其策,已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诗中以顶真格

及用典格,把项羽的形象逼真再现。

杏子生仁桃叶长,西园日脚踰女墙。墙阴娇语谁家娘,凉凉作队来采桑。(《春去歌》)

嗟余平生事苦吟,吟笔今真为公阁。(《季长见和甚工复韵答之》)

明日立春今日雪,雪中残响滴虚檐。(《立春前一日雪》)

南台山浅北山深,深处开轩更茂林。(《送谊叟归北山》)

从闻思修入悟心,心精遗闻而得道。(《泗洲院旃檀白衣观音赞》)

异哉土蛇,登树而怒。怒见脊尾,口眼可懼。(《许彦周所作墨戏为之赞》)

夫贵者以高显临臣,臣以怖摄承之,……(《送强仲北游序》)

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然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答郭公问传灯义》)

众生心性,犹如利刀,唯用割泥,泥无所成,刀日就损。(《题法惠写宗镜录》)

如写而不读,读而不味其意,徒欲粉饰清兴,于道何有?(《题芳上人僧宝传》)

以病,举以付其子湧,湧如获夜光照乘千里,以书誇于予。(《题墨梅山水图》)

(2)双字单层顶真

吾庐题者遍今古,今古当以君为优。(《次韵太学茂千之》)

由心有癡爱,癡爱乃有业。(《狱中暴寒冻损呻吟》)

我自负名山,名山岂余弃。(《次韵曾机宜题石桥》)

我欲为传真,世尘无笑笑。笑笑解衣处,酒后耳先热。(《履道书斋植竹甚茂用韵寄之十首》)

文同字与可。《传》:自号笑笑先生。

竟作联翩仙去,要将休歇人间。人间识与不识,为君折意消魂。(《悼山谷五首》)

谩说难酬彼上人,上人言语未全真。(《题永安居士轩壁》)

如闻去作丹霞问,正当一口吸西江。西江一口吸得尽,是汝法身应有膺。(《送逸禅者归荆南见无尽居士》)

以意求道,神落阴阳。阴阳不测,脱略阴界。(《百丈大智禅师真赞并序》)

备遂为谈根门无功幻生,幻生法门,其论皆揭佛神之奥。(《昭默禅师序》)

嗟乎!人之理,患不能知之;知之,患不能行

之。(《送强仲北游序》)

今之学者,能知之而莫能行之,行之而不见其效,何哉?(《送秦少逸李师尹序》)

非痛受其法也,以谓不略则学者不思,不思而得者,闻异论则感,非居之安之意。(《记西湖夜语》)

凡夫所见,莫非倒想。倒想若灭,洞见三世。(《题宝公谿记》)

幽鸟等闲回睡眼,暖风时复破春寒。春寒瘦骨病难禁,多谢新晴霁晚霖。(《次韵通明叟晚春二十七首》)

(3) 三字单层顶真

画工能为神鬼之状,使人动心骇目者,以其无常形。无常形可以欺世也,然未始以为贵。(《跋百牛图》)

唯犬马牛虎有常形,有常形故画者难工。(《跋百牛图》)

(4) 四字单层顶真

玉盖所谓有技之医,非有道之医也。有道之医,如庖丁之解牛,但见其理,不见其全牛也。(《送强仲北游序》)

(5) 单字双层顶真

明年三月,至自三峽,馆于灵泉寺。寺临大江,江流湍急。(《远游堂记》)

吾今独自往,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五宗纲要旨诀序》)

大卒句法如徐季海之字,字外出骨,骨中藏稜。(《题权巽中诗》)

(6) 单字双层句内句外顶真

催春春未归,却有昙华飞。飞香塞世间,何人知鼻处。(《李端叔诞辰》)

“在”在句内顶真,“飞”属跨句顶真。

(7) 单字双字双层顶真

妙明廊微圆当念,念未圆明颠倒转。譬如醉眼旋屋庐,屋庐岿然醉目眩。(《送澄禅者入蒋山》)

(七) 巧用顶真,补而释之——顶释

有时在概括地表达事物的性状或人的动作行为、心理感受后,作者尚嫌表意不足。高明的作者总是用意寻求更高层次的修辞手段,而以顶真的方式,进行补充描述或进一步解释、说明,正好可以达到这一修辞目的。顶释,这种修辞格就应运而生。例如:

然予有恨,恨其窥梦幻如雾见月,虽老而死,古今圣达所不免,譬如昼则有夜,而东坡喜学炼形蝉蜕之道,期白日而骨飞,竟以疾而歿。(《跋东坡

坡浣池录》)

忽然在前,即能言,言“我名惠宽”。(《十世观音应身传并赞》)

掘之,得巨石,石下有宝瓶舍利。(《十世观音应集传并赞》)

唐沙门道宣通兼三藏,而精于持律。持律,小乘之学也,而宣不许人呼以为大乘师。(《题隆道人僧宝传》)

(八) 循环往复,语意丰赡——回环

有时一个短语或句子的语序颠倒,首尾词语互换,组成另一个短语或句子之后,往往可以揭示事物之间的特殊关系,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例如:

我不求世人,世人不求我。(《摩陀歌赠乾上人》)

旨甚明白,而昧者易之曰“渠今不是我,我今不是渠”,遂令血脉断绝。(《五宗纲要旨诀序》)

如正中偏、偏中正,又正中来、偏中至,然后以兼中到总成五。(《题云居弘觉禅师语录》)

(九) 调整语序,突出情意——序换

在同一话语流中,如果将某一合成词中的语素或某一短语中的词前后位置调换使用,这样所达到的修辞效果是:强调意思或突出感情。与回环不同的是:序换,只要求词语的语序发生改变,而不要首尾相接。回环可以看成是序换,序换则不一定是回环。例如:

平昔云岑在怀抱,而今怀抱在云岑。(《次韵湖山居士见过》)

今非昔是,增金以黄。昔非今是,谤沈无香。(《六世祖师画像赞并序·五祖》)

空若不解,即是断空。解若不空,即是法执。(《解空居士赞》)

即庵是梦,问井得水。即梦是庵,缘饭识未。(《梦庵铭并序》)

(十) 打破常规,突出语意——倒装

有时让词语顺序有意打破常规,造成变式句,具有突出的表达效果:形式新颖,结构平衡,音韵和谐,情感突出。在《石门文字禅》突出的体现在主谓倒装,宾语前置,也有为了追求对仗、押韵等而不得不采取的办法,同时也有一定的修辞效果。例如:

1. 主谓倒装

异哉万木间,白塔归然古。(《十二月十六日发双林登塔头晓至宝峰寺见重重绘出庵主读善财遍参五十三颂作此兼简堂头》)

诗人将“异哉”有意前置,以主谓倒装的形

式,突出“万木间,白塔归然古”之异。强调万木山林,岿然而高,白塔灵光,岿然独存。

贤哉太夫人,智鉴照襟怀。(《赠欧阳生善相》)

太夫人,贤在“智鉴照襟怀”,诗人以倒装格出现,起到强调突出作用。

佳哉蜀道人,精爽驰捷武。(《陈瑩中自合浦迁郴州时余同粹中寓百丈粹中请逐之以疾不果粹》)

捷,当作“犍”,牛之健强者;武,足迹。牛肥则迹大。全句应理解为:蜀道人(粹中)精爽驰捷武佳哉。心之赞叹,以此可知。

异哉月旁星,随逐相相依。(《超然携泉侍者来建康狱慰余甚喜作此》)

月旁星,之所以让诗人发出“异哉”之叹,是因为“月旁星”,“随逐相相依”。

妙哉迂开老,辩博见才力。(《彦周狗崽子和复答》)

全句实为:迂开老辩博见才力妙哉。“开”当作“阔”。

淮为中兴者,卓哉空印贤。(《大汾山外侍者求诗》)

后句句意应理解为:空印贤卓哉。整句的意思是:大宋空印元弼中兴为山既贤且卓。

大哉无比金刚句,世罕知之我独知。(《三月二十八日棗柏大士生辰六首》)

前句语序为:无比金刚句大哉。

异哉!一堵之间,须臾之顷,而足江湖万倾之势。(《画浪轩记》)

画浪轩之异,实在“一堵之间,须臾之顷,而足江湖万倾之势”。

久已仰高谊,窃伏淮海滨。(《次韵见寄二首》)

全句正常语序为:窃伏淮海滨仰高谊久已。可见其仰高谊时间之长,心情之切。

德茂不名而友之,宜乎同居於书城之间无厌也。(《李德茂书城四友序》)

“宜乎同居於书城之间无厌也”,正态语序为:同居於书城之间无厌也,宜乎。强调的是李德茂书城四友的不可多得。

2. 宾语前置

(1) 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例如:

遥知不吾谗,颇尝有此客。(《次韵》)

“不吾谗”即“不谗吾”。

(2) 疑问句中词作宾语,宾语前置。例如:

吹毛,剑也,用即磨之,意不欲犯锋耳,而昧

者易之“急还磨”,旨取安在哉?(《五宗纲要旨诀序》)

“旨取安在哉?”意即:旨取在安?

(3) 复指前置

视其家风,老庞是似。(《喧寂庵铭并序》)

后句意即:似老庞。

唯道是视,初不知其有死生之烈也。(《题真归诰铭》)

“唯道是视”,即唯视道。

(十一) 平衡对称,节奏和谐——双齐

作者行文时有意在一组句子的句首、句中或句尾运用相同的词语,整齐一律,平衡对称,摄制阅读者的注意,造成视觉美。既表现了语音的节奏美、和谐美,又传达出语义的均齐美、同一美。例如:

1. 齐头式

不嗅梨花,而撚紫芝。不穿云袖,而披槲衣。(《毛女赞并序》)

“不……而……”齐头式,既强调了毛女不嗅梨花,不穿云袖,又突出了她撚紫芝,披槲衣。

2. 齐腰式

破韞玉之苍石,出孕金之晴川。解碧溪之封里,割紫云之芳鲜。从连眉之仙子,供倒流之词源。(《李德茂家坐中赋诸铭·端砚铭》)

“端砚”之来源、色泽、功能,于六“之”齐腰式铺排中清楚而明白。“破”“出”“解”“割”“从”“供”六个动词的运用,更起了强调突出的作用。

出高安之西门,行五十里,山川有佳气,草木有华滋,桑林有秀色,民俗有古风。(《朱氏延真阁记》)

四个“有”字的双齐运用,突出朱氏延真阁“山川”“草木”“桑林”“民俗”的自然景观与民俗特色。

龙本无耳闻以神,蛇亦无耳闻以眼。牛无耳故闻以咎,蝼蚁无耳闻以身。(《泗洲院旃檀白衣观音赞并序》)

作者为强调“龙”“蛇”“牛”“蝼蚁”均无耳,突出它们靠的是“神”“眼”“咎”“身”,采用了“无耳闻以”与“无耳……以”的双齐格式。

3. 齐尾式

余闻精诚之至,各以类感。貳师将军拔剑刺崖而飞泉涌,忠之至也。李善自乳其主人之子而乳湏,义之至也。古初获枢,以身捍火而火灭,孝之至也。蔡顺之母齧指以呼顺而顺至,慈之至

也。(《连瑞图序》)

文中连用四个“……之至也”齐尾式双齐格,指出“忠”“义”“孝”“慈”精诚之至的四种类型。

4. 齐头齐腰式

家孝友以_レ为乡,塾道德以_レ为基。横忠义之_レ劲气,吐刚方之_レ谈辞。视阎浮其_レ一沓,而寄梦境於_レ僇耳。开胸次之_レ八荒,而露幻影於_レ蛾眉。此其太凡也。属熙、丰之_レ勃兴,追舜、禹之_レ有为。常一出而事误,则袖手悠然而去之。如凤如麟,而瑞冠一世。非雷非霆,而名震四夷。造裨贩之_レ中伤,嗟妒忌之_レ何知。方其茹拳而微醉,以翰墨为_レ娱嬉,则倒用祖师之_レ印楸,万古而疾驰。如河汉之_レ流,无有穷极。如烟云之_レ出,无有定姿。欲录之以_レ藏,则懼六丁之_レ窃取。要当以日月为_レ字,而天为_レ碑,可乎?(《东坡居士赞》)

全文以“……以……,……以……”;“……之……,……之……”;“而……于……。而……于……”;“如……如……,而。非……非……,而”;“……之……,……之……之”;“如……之,无有……。如……之……,无有”等双齐格反复出现,形式整齐,或齐首、或齐腹,形式活泼,极富齐整之美。

问庵所在,证笑曰“以太虚为_レ顶,以大地为_レ基,以万象为_レ床榻,以天魔外道为_レ侍者,举足下足,皆是妙圆密海。”(《无证庵记》)

句中以“以……为……”齐头齐腰式双齐格,连续铺排四次,无证庵之气势,于戏言之中,“无证”乃“有是”也。

5. 齐腰齐尾式

望之_レ翛然,冰枯而_レ天粹。即之_レ渊然,云闲而_レ水止。(《芙蓉楷禅师赞》)

既对偶又双齐,芙蓉楷禅师之德,令人景仰。

6. 齐头齐腰齐尾式

玉不可_レ种也,而孝之_レ至,则种玉亦_レ生;泉不可_レ呼也,而忠之_レ至,而呼泉亦_レ冽;虎不可_レ使令也,有德者_レ役以_レ囊经;乙不可_レ教诲也,而有义者_レ致其同室。(《跋张七诗》)

“孝”“忠”“德”“义”的作用,在四次齐头齐腰齐尾式的双齐格修辞运用中得到深化。

(十二) 有意重复,强调突出——复叠

重复使用某些词语、句子或段落,可以强调语意,突出情感,加深印象;加强语言的音乐性与节奏感。例如:

地好_レ菩萨,人中来,好_レ菩萨,羊中来。女媧弄_レ土飞_レ尘埃。洛阳楼阁非_レ愿力,众生业影空_レ崔嵬。

苾刍心不在_レ法道,鲜放美食何_レ为哉!好_レ菩萨,人中来。好_レ菩萨,羊中来。女媧弄_レ土飞_レ尘埃。(《好菩萨》)

诗中以“好菩萨,人中来。好菩萨,羊中来。女媧弄土飞尘埃”两次复叠,深化了诗歌主旨。

(十三) 高频使用,强调情意——频词

作家在一段话或一个段落中高频率地使用某一个词语,其目的在于突出或强调某种意念或情感。例如:

沙丘牝黄_レ马已死,俗_レ马千年不能_レ嗣。忽生此_レ马世上行,神_レ骏直是沙丘子。紫焰争光夹_レ镜眸,转顾略前批_レ竹耳。雪蹄卓光尾_レ萧梢,无骨杈奇生_レ己似。绿丝络头沫_レ流鬃,绣帕鞍初_レ结尾。决_レ骤意志欲_レ腾骧,奔逸长鸣抹_レ千里。(《神驹行》)

作者在全诗三次用“马”,一次以“骏”同义的辞格,与诗题“神驹行”的“驹”相呼应,画龙点睛,驹之神尽蓄诗中,眸明如镜,耳如筒,蹄践雪,毛御寒,善于行,缠青丝,绣罗鞍,欲腾骧,奔逸鸣,骏马之态,跃然纸上。

三月江南春不_レ浅,谢家池上开_レ花苑。层坛进破碧琉璃,嫩蕊簇成红_レ婉孌。一枝两枝和_レ雾白,素娥月下逢_レ姑射。十朵五朵照_レ水红,仙妹并立瑶池东。人生遇景须_レ行乐,莫使余香散_レ帘幕。白雪难逃鬓上_レ斑,金樽且对花前_レ酌。醉则傲_レ羲轩,醒则歌_レ尧舜,荣辱是非都_レ莫问。风云际会自有_レ时,忠义果然天不_レ困。君今还作天涯_レ客,凭阑正遇群芳_レ拆。不插群英醉上_レ林,人谓少年真_レ可惜。明年再献平戎_レ策,顺风高举摩_レ天翼。大手亲提却_レ日戈,刈除天下闲_レ荆棘。古人养花如_レ养贤,我今说花心亦_レ然。栽培直欲助_レ真宰,扶持造化工陶_レ甄。时人莫以花为_レ浼,大都自是人情_レ改。若使人情长_レ似花,相看颜色年年_レ在。谢安道辈真_レ难得,不容蒿艾生_レ墙侧。不_レ劳巧手为_レ丹青,不_レ学世人画_レ墙壁。灵苗自有天然_レ格,门外溪光长_レ泻碧。更向溪光种_レ碧桃,宛然便是神仙_レ宅。谢家池馆胜_レ瑶台,浅白深红次第_レ开。为报赏花君子_レ道,何须东海觅_レ蓬莱。(《谢安道花坛》)

诗中“花”字反复出现七次,与诗题中“花”字相呼应,“朵”字、“枝”字、“不”字重叠,进一步烘云托月。“不容”、“不劳”、“不学”齐头式双齐格,进一步突出谢安道的人格。

当时吕望要_レ周室,渭水垂纶姿_レ遗佚。后来严陵傲_レ汉家,七里滩头钓_レ月华。二贤一旦辞_レ隐沦,当年平步升_レ青云。至今踪迹辉_レ经史,千载何人能_レ继此。宜阳高人真_レ贤族,构亭仍以_レ钓鱼_レ目。时人

尽咏钓鱼诗,独我来歌钓鱼曲。君不见吴山青,湘水绿,唯爱夏絃春诵声相续。以轲雄百氏为丝纶,以周孔六经为饵属。遇时伸,不时缩。人言君钓鱼,我言君钓禄,盛代儿孙满场屋。前春举手得鲸鼈,犹恐主人心不足。(《高氏钓鱼台》)

诗中频繁出现“钓鱼”二字四次,与诗题“钓鱼”二字文题呼应,特别是“人言君钓鱼,我言君钓禄”句,采用拈连格,将诗之旨直指人心,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庐山万木春已透,满目春光迎马首。北山攫饭借榻眠,一任春山穿户牖。道人闻是福唐来,石门曾结游山友。相逢未说一笑欢,且欣春色浓如酒。何当瘦藤上孤绝,深谷忽惊如锦繡。人生超放当趁健,东风已暗藏鸦柳。(《福唐秀上人相见圆通》)

全诗四次出现“春”字,作者意在突出庐山之春透、春光、春山、春色,特别是两个比喻的妙用,更把如酒之春、如锦繡之谷和盘托出,写出与友相逢之欣喜。

贤为万人英,笔力挽万牛。实带腰万丁,封及万户侯。彼富一二数,其实富未周。君看清曲江,杰立万富楼。山川占形胜,佳处横高秋。丈人披白帟,凭栏清两眸。凜然无求姿,一洗骄气浮。鄙坞凝肉腐,金谷酒色囚。名均谓之富,泾渭实异流。余穷蓄一喙,得饱事事休。贫富若天渊,饱岂有劣优。此诗如橄榄,初嚼欲弃投。终然成可口,味永当见收。(《题万富楼》)

诗中“万”字频出五次,“富”字亦繁见五次,与诗题《题万富楼》“万富”二字紧而扣之,中心自见。

独立湖边一笑新,纷纷世事信非真。竹林逢寺端须住,藜杖敲门不怕瞋。僮仆见人空自若,轩窗幽处亦藏春。老僧那识闲来兴,怪我时时过此频。

与君藉草湖边坐,听我论怀句句真。慵斗睡魔强分怯,懒酬诗债不须瞋。亦知人寿一百岁,已识老来三十春。相见几回开口笑,忧愁风雨可胜频。

湖水行歌鸭绿新,吴音清软十分真。但知客子幽情快,不日游人醉眼瞋。戈昔曾闻能倒日,笔今犹喜解收春。剩将诗句藏深篋,归去须知展玩频。

处处山川俱胜绝,满村风物自纯真。横舟隔岸殊堪唤,吠犬随人不识瞋。归鸟犹飞当晚照,鸣鸠相应正深春。心期卜筑藏幽隐,忽笑行行指

画频。

湖山昔梦虽非实,开睫今游未必真。久客情多空自厌,故山归晚欲谁瞋。聊将愁里十分兴,更赏湖边一半春。君傥肯来尤所愿,莫辜日日作诗频。

绕舍初晴对意新,出门幽鸟语如真。催耕布穀殊堪听,劝客提壶却莫瞋。莖麦约风远有浪,海棠经雨忽添春。可怜好景无人共,回首斜阳太息频。(《廓然再和复答之六首》)

全诗“真”、“瞋”、“春”、“频”四字反复出现6次,印象深刻,立意深远。此外以“真”“瞋”“春”和“频”为韵脚的还有《明日欲往龙华瞻大士像廓然和前诗叙其事又用韵答之》、《又和前韵二首》和《偶读和靖集戏书小诗卷尾云长爱东坡眼不枯解将西子比西源先生诗妙真如画为作春寒出浴图廓然见诗大怒前诗规我又和二首》。

(十四) 情移于物,物我两忘——拟人

在惠洪眼中,物就是人,人就是物。因而在他的笔下,总是不时将物赋予人的言行与思想感情。浸润其文,总能让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如临其境,如见其景。例如:

卧要明月听松风,为君哦此文中虎。(《金华超不群用前韵作诗见赠亦和三首超不群翦发参黄檗》)

作者将“明月”拟人化,着一“要”字,实乃“邀”也,写出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物我相融,天人合一。

溪声替说法,聚石为讲徒。(《次韵陈倅二首》)

把溪水的声音拟化为人的表达与接受,将聚石拟化为听众,这种人与自然的浑融,可见禅之高境。

溪边两鸭自夫妇,生而能言似相语。(《颖皋楚山堂秋景两图绝妙二首》)

把溪边两鸭的亲昵之情比拟成夫妇,其让人羡慕妒忌怡然自得之感,跃然纸上。

庭闲昼永僧至门,心回酒醒月窥隙。(《余还自海外至崇仁见思禹以四诗先焉既别又有太原之行已而幸归石门复次前韵寄之以致山中之信云》)

一“窥”字将月人格化,人月相融。

残夜华鲸吼粥,梦回窗月窥人。(《答庆上人三首》)

一“吼”一“窥”,动静结合,拟人自然,动中显静,相思之切,寂寞难耐。

(十五) 综而合之,侧见横生——连用、兼用和套用

作者为了随心所欲地表达思想,有时在一句或一段话中,同时使用多种辞格,综而合之,侧见自

然横生。有时把具有不同修辞效果的多种辞格在一段文字中前后搭配, 交错使用, 互补互衬, 珠联璧合, 思想内容的表达更加丰富多彩, 鲜明有力; 有时在一种表达形式中兼用多种辞格, 一身多用,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浑然一体, 相得益彰, 多姿多彩; 有时在一种辞格中包含其他辞格, 灵活组合, 分层包容, 大层次辞格得以借力发挥, 小层次辞格得以依托挂联, 各得其所, 文字表达更加严密细致, 更加有文采、见活力, 更加富于变化和表现力。例如:

快山山浅亦有虎, 时时妥尾过行路。一豎地坐牧两牯, 以箠捶地不知顾。虎搏豎如鹰搦兔, 两牯来奔虎弃去。回往荷庠挨老树, 牯相喘视同守护。虎竟不能得此豎, 豎虽不救牯无负。一村器传共鸣鼓, 而虎已逃不知处。嗟乎异哉两大虎, 高义可与贯高伍。今走仁义名好古, 临事真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语, 为君落毛敏风雨。(《义牯》)

诗中综合运用顶真、复叠、频词和倒装四种修辞格, 极尽妙用之能事。“快山山浅亦有虎, 时时妥尾过行路”采用兼格, 顶真与复叠兼用。“快山山浅亦有虎”, 使用句内顶真, 将山中之虎自然托出。“虎竟不能得此豎, 豎虽不救牯无负”, 则通过上下句顶真, 层层递进, 将“虎”、“豎”和“牯”三者水到渠成地拈出。而“虎”、“豎”与“牯”分别以5次、4次、4次, 频繁出现, 进一步强化诗中陈述对象, 特别是“牯”字在诗中反复出现, 与诗题文意呼应。而“嗟乎异哉两大武, 高义可与贯高伍”这一主谓倒装格的运用, 几近前无古人, 后待来者。作者通过“嗟乎”与“异哉”的两次慨叹, 发自肺腑地表达出对两大武高义的认同。

稽首净智甘露门, 稽首无疑悲愿海。稽首紫金光聚山, 稽首心精遗闻地。愿赐威光加被我, 摧灭一切夙障山。令我一切刹尘中, 见此百福如月面。菩萨常念诸众生, 譬如慈母忆怜子。子若昼夜常念母, 母子百劫必相见。如针之契诸磁石, 如雷之文於象牙。皆即自然如是应, 非诸心识可思量。鹰巢现形蚌中出, 化为画女并鱼师。皆随众生心所变, 一一成辨无遗余。妙哉三十二应身, 一十四种无畏力。愿於一念净心现, 譬如秋月现止水。一切众生见者闻, 皆入圆通三昧海。(《靖安胡氏所蓄观音赞》)

“如针之契诸磁石, 如雷之文於象牙”采用套格, 比喻与对偶套用。“稽首”以频词格在诗中4次出现。“菩萨常念诸众生, 譬如慈母忆怜子。子

若昼夜常念母, 母子百劫必相见”两次顶真。“如针之契诸磁石, 如雷之文於象牙”, 巧用对喻; “妙哉三十二应身, 一十四种无畏力”运用倒装格, 强调“三十二应身”之妙在“一十四种无畏力”。频词格、顶真格、对喻格及倒装格的综合运用, 足见诗人对观音盛赞之肺腑。

四、结语

总之, 由于惠洪的特殊经历, 14岁父母双亡后在新昌宝云寺从禅师出家。禅师擅诗文, 与黄庭坚、苏辙友谊颇深。惠洪受师指点, 诗作日渐长进, 甚得黄庭坚赏识, 诗作“名重京华”。大观年间, 又参见哲宗。一生既出世, 又入世。文字, 在其一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石门文字禅》中, 我们发现: 其言语的发出者和接受者既有脱离和超越世俗世界的人, 更有世俗中人。因而禅宗的“不立文字”观自然对其产生深刻影响, 但禅是个人的, 而一旦把禅进入社会的“共知”领域, 惠洪发现文字发生着重要的中介作用。甚至, 在惠洪的言语交际中, 修辞化的生存在其一生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因而他对“不立文字”和“不离文字”的态度是“不可说”的时候就“不立文字”; “可说”的时候就“不离文字”。并且以其修辞实践极高明地使用着语言文字。文字在惠洪笔下简直是出神入化。

我们不应该只知道惠洪是僧, 更应知道他是诗僧, 一个以《冷斋夜话》闻名的诗僧, 一个以《石门文字禅》传达“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辩证统一修辞观并身体力行的诗僧, 一个诗才殊异世俗之作而名列《宋史》的诗僧。

参考文献:

- [1] [宋]释惠洪著. [日]释廓门贯 徽注. 张伯伟 郭醒 童 嶺, 卞东坡 点校. 注石门文字禅[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2] [宋]欧阳修著. 六一诗话. [宋]释惠洪著. 冷斋夜话. 黄进德批注[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9.
- [3] 禅学典籍丛刊(第五卷) [M]. 京都: 临川书店 2000.
- [4] 葛兆光著. 禅宗与中国文化[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5] [日]铃木大拙著. 耿仁秋译. 禅风禅骨[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9.
- [6] 刘勰著. 赵仲邑译注. 文心雕龙译注[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82.
- [7] 张寅 彭主编. 谈艺录(民国诗话丛编·第一册)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